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68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抱憾梵净山

□南京贺震

贵州我以前曾去过,游览过黄果树瀑布、青岩古镇等。这次再去贵州旅游,很大程度上是冲着贵州第一名山——铜仁梵净山去的。这几年看过无数次梵净山的旅游广告及短视频,红云金顶、老金顶、蘑菇石、万卷书等,那奇特的山形地貌让我魂牵梦萦。

从南京抵达贵州,夜宿贵阳。从贵阳到梵净山,大巴需要四个多小时的车程,加上午餐,一天的游览时间甚是紧张。为了赶时间,导游给大家将早餐打包带上车,边行边用早餐。早上7时许,别的客人刚刚开始进入酒店餐厅用早餐,我们乘坐的大巴便已向梵净山进发。到了景区附近,匆匆用完午餐,便赶往景区入口。

红云金顶游客承载量有限,游览必须在网上预约,系统按预约时间先后自动赋号,根据现场叫号,依次游览,过号需重新预约,排号仅限当日有效。预约地必须在红云金顶信号覆盖的范围内,不到该地方无法预约。在赶往景区的途中,导游在大巴上向大家详细介绍了这些情况,并将预约二维码发在了微信群里。

进入景区,乘景区交通车到山下索道站乘缆车上山,抵达半山腰一下缆车,进入红云金顶信号覆盖区,我立即请导游帮助办好预约。景区很快发来短信,显示我的登顶号码为5202号,当前叫号到2624号。

导游与大家约定,下午5点结束游览在景区大门口集中。而此时,已是下午1点40分。掐指一算,扣除下山途中用时,可用于山上游览的时间只有短短3个多小时。

在半山腰一下缆车,便同旅游团两位年富力强的男士结伴向老金顶冲去。我和老伴开始沿着栈道,向蘑菇石方向奋力攀登。老伴平素运动较少,攀爬约300米,就已气喘吁吁,举步维艰,跨四五级台阶便需休息一下。我劝老伴乘轿子上山,老伴无论如何也不肯。她说实在爬不动了,要就此折返,乘缆车下山。透过山林的遮挡,仰望诱人的山顶风光,再看看向山顶延伸、一眼望不到头的栈道,我只好与老伴分开,独自上山。临分别时,虽然是阴天,但并未下雨,气温适宜,也不冷,老伴执意让我带上外套、简易雨衣和矿泉水。恭敬不如从命,老婆的话总归是要听的。

离开老伴,我独自攀登,效率有所提高,不到半小时便到达蘑菇石。此时,天阴沉沉的,乌云似乎就在头顶上,抬手就能抓一

把。还没容我仔细观览蘑菇石的真容,一团乌云飘来,蘑菇石便与我捉起了迷藏。在梵净山的诸多景点中,蘑菇石是它的名片和象征。此刻,蘑菇石近在咫尺,触手可及,却无法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透过时浓时淡的云雾,影影绰绰中,我看到悬崖边上有两块巨石不规整地叠在一起,奇险异常,大有一触即倾之势。然而,从远古的大海波涛之中慢慢爬升到海拔两千多米的仙境云端,它就以这种姿势一直屹立着,让人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正在端详蘑菇石的时候,山上下起雨来,我赶紧穿上简易雨衣。冒着密密的雨丝,我看到紧邻蘑菇石的万卷书,整座山体都是层层叠叠、堆砌有序的页岩,势如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齐天堆放,令人称奇,难怪古人赞叹:“牙谿玉轴是谁储,万卷堆来混代初;遍地纵遭秦火劫,名山还有未烧书。”

心里念着老金顶和红云金顶,我匆匆离开蘑菇石景区,沿着湿滑的石板路向老金顶走去。在一个路口,我看到指路牌提示,“由此往返老金顶约需要两小时”,一看时间已近下午3时,无奈只好放弃。

放弃老金顶后,我心想千万别再错过红云金顶,一路急行军般来到攀爬红云金顶的出发地普渡广场。侧耳细听,刚刚叫号到3900多号。望着广场上排队的人群,算算导游约定的集中时间,我明白此行是无缘攀登了。

雨越下越大,云遮雾罩,山上一片迷蒙。在云雾较淡的间隙,我看到号称梵净山第一奇景的红云金顶,如一条巨龙仰天长啸,又如擎天一柱昂首天外,天空之城飘在云端,排队登顶的人流如一根彩色的绸带缠绕在山腰。我赶忙请别的游客帮助拍照,聊作到此一游。

下午3点20分,我沿承恩寺旁的台阶走向下山的索道站。不承想台阶上山下的游人摩肩接踵,既急不得更快不得。在老伴一个接一个关切的电话中,我紧赶慢赶,按时赶到了集合地点。导游清点人数,发现独缺结伴而行的两位男士。时间到了下午6点,比预定的集合时间整整迟了一个小时,两位男士才终于到达集合地点,交流发现,他们俩也只爬了老金顶。

美好的风景、糟糕的天气、紧张的时间,梵净山,给人留下的遗憾实在是太多。大巴启程离开景区时,我在心里默念:“梵净山,我还会再来的。”

验,基本不会在人体内残留,技艺才得以流传下来。

我家没有买奇数豆腐的习惯,我爷爷常去买豆腐的老张和林是紧密相邻的两个摊位,无论向谁买,另一个人都望得真真切切,他们什么也不说,用目光期待,我爷爷自己过意不去,两个摊位都买相等的数量。其实也不是多卖出几块豆腐就能拉升利润,而是“争宠”,争他们在我爷爷心中的分量。老张的摊前竖起“低脂高蛋白”的荧光牌,很耀眼,连穿瑜伽服的姑娘都能被吸引过来,老林的铺位则悬挂着“喜宴指定豆腐”。

老林做了一辈子豆腐,女儿坚决要嫁给二婚男人,拼命阻止也无效,老林万分愤恨,拒绝参加她的婚礼。婚礼当天,现场高朋满座,开席后,突然上来一道与其他菜品不搭的戳豆腐,细心的人才会发现这里面有故事。当新娘尝到了千滋百味中的唯一,哭着跑到后厨,想看一眼爸爸,可爸爸边抹眼泪边抢先一步夺门而出。他还是不能原谅女儿的选择,但也不能饶恕女儿最需要底气、人生最重要的时刻自己不在场,只能用坚如磐石的烹饪技艺让高低起伏的心绪有所依归。那天早些时候,老林没有出市,小半天都在门口抽闷烟,剥开浸透岁月包浆的粗布,露出颤巍巍的豆腐,豆腐味裹着心疼、不甘漫开。这天的豆腐量是掐指算过的,他拿出带着豆渣的戥子秤又称了一遍,然后打包好,直奔酒店后厨,这是老父亲无可奈何的倔强。

每一个味蕾都有数百万个细胞,其中大部分表面都长满了味觉受体,这是可以辨识食物分子的蛋白质,它把这个资讯传递到大脑,连同未完的独白、叹息的余韵、记忆经纬线上偶尔碰撞激起的微尘。

不期而遇

□南京田肃雨

开门的一霎,我愣住了,门口站着的正是老同学大发。他也认出我来,片刻停顿后,他面带局促,嘴角微微抽动:“哟,是你呀,真没想到。”他把外卖递给我,然后仓促地挥了挥手,“我还得去送下一单,下次有时间过来串门!”话音未落,他已转身疾步走下楼梯。

我的思绪飘回了高中时光。那时大发坐在教室后排,总喜欢摆弄一些小物件,课桌里除了书本,还有扳手、螺丝刀。有次班级的吊扇突然罢起工来,闷热的空气里,我们如同蒸笼里的馒头。大发默默放下书本,踩着桌子爬了上去,很麻利地拆开外壳,又鼓捣了一阵,重新装上去,风扇便又呼呼地转动起来。

高中毕业后,大发早早步入社会,当过厨子,干过装修,还做过中介。那年冬天,我们几个同学到他租住的小屋里玩,他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炖菜,汤水沸腾跳跃着,香气弥漫了整个房间。他一边擦着额上的汗,一边指着这锅炖菜,笑着说:“快尝尝,这可是我当厨子时候的招牌菜!”我们围着小锅大快朵颐,连汤水都喝得精光,感到周身热乎,意犹未尽。

后来他又自学做起了家电维修。一次,我家的老收音机哑了音,这台收音机已经陪伴母亲十来年了,她不舍得扔,于是我抱着一试之心去找他。他端详片刻,打开工具箱,如庖丁解牛般拆开外壳,小心细致地检测起来,很快就发现里面有根线断了,他重新接好线,收音机里久违的乐曲声如清泉般重新流淌出来。大发只是挠挠头,腼腆地说:“这点小活儿,举手之劳嘛!”

听说去年开始,他送起了外卖。他那昔日灵巧而忙碌的双手,此刻正紧握车把,不管严寒酷暑,无论烈日暴雨,在大街小巷的风尘中穿梭。

我望着空荡荡的楼梯口,不觉忘了手中那份饭菜的余温,这一盒普通的外卖,经由他奔波送来,竟莫名增添了些许沉重。当年我们齐坐课堂,那份纯真的同窗之谊令人难忘。生活的长河奔流不息,将我们冲到不同的渡口,有人安稳停泊,有人却要驾起一叶小舟在风浪中颠簸前行。当大发行色匆匆穿过人海,身影消融于城市的霓虹深处,却始终不向风雨俯首,这何尝不是一种尊严的航程?

这城市太大,容得下万千面孔;这楼梯太窄,装不下两个中年人的半生故事。有些东西,比如大发额角汗水映出的光芒,比如他工具箱里扳手碰撞的清响,比如他憨厚而坚毅的笑容,是任何流水线都打磨不掉的——这人间烟火里,毕竟还有不肯熄灭的星火。

步入郊野,风儿逶迤,河水澹澹,举目四望,在一片浓绿浅翠中,竟看到甬道边的合欢树上开满了一朵朵粉色的花,那花丝像开满枝间的彩虹,艳眼又惊心。落座于绿荫如盖的合欢树下,潺潺流水为乐,叽叽鸟鸣若歌,心情也变得愉悦而欢欣。

神思缥缈间,一对夫妻挽手经过,也被那“曳曳因风动”的满树红花吸引,男士看上去温文尔雅,他为妻子讲述关于这合欢树的凄美传说,我也不由得侧耳细听。正如《尚书》记载:“德自舜明。”舜是中华道德文化的鼻祖。《尚书·尧典》云:“尧厘降二女于妫汭,嫔于虞。”尧不仅把帝位禅让给舜,还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,她们与舜恩爱情深,曾多次帮舜脱离险境。舜在南巡途中死于苍梧,两位帝妃闻知噩耗,悲恸万分,伤心到泪尽滴血。传说她们去世后与舜帝的灵魂“合二为一”,就化成了这合欢树。那满树羽状的叶子被风儿拂过,你摇我碰发出的窸窣之声,宛若拍手又如细语,总让人在举头凝望间浮想联翩。

初闻此树是在二十多年前,那时我正处于人生漩涡,视我为宝的父亲骤然离世。一日,我怀着满腹酸楚悲凄,坐在轮椅上百无聊赖地翻看史铁生的名作《合欢树》,相同的疾病,一样的锥心之痛,我们都是“活到最狂妄的年纪,忽地残废了双腿”,也过早失去了至亲。我也曾如他般一遍遍叩问上苍:已让我痛失健康,为何还要早早夺去父亲的生命?在他的文中我找到了答案,因为父亲心里太苦了,他已无力再承受这一切。

记得那个晨曦微露的清晨,缕缕阳光透过枝叶缝隙倾洒下来,举头凝眸间,便看到那“缕缕朝随红日展”的花瓣,像满树的彩扇舞动,在熠熠阳光里,花丝如霞明艳绚丽,不知谁惊喜地喊:“好美的合欢花!”我心头一个激灵,寻寻觅觅,蓦然回首,合欢竟在眼前,那一刻,这“思亲树”让我泪眼婆娑。

那年盛夏,在残联组织下,我们拄着拐杖坐着轮椅去游览植物园,行至几株花开正艳的合欢旁,那“万枝香袅红丝拂”的俏丽花瓣,让我们一群备受病痛折磨的残友们如梦回童年。有人绕于枝间与花儿留影,有人捡起刚刚落下的花瓣轻放鼻翼醉嗅花香。敏儿仰脸凝望间对我倾诉她与合欢之缘。那年,她在一次车祸中痛失左臂,每日里惶惶然,迷惘落寞地静坐在合欢树下,那翠绿如羽毛般秀雅叶子,绒绒丝线一样可爱的扇形花瓣,总能将她从痛苦中抽离出来,合欢俨然成了能为她疗愈的“树洞”。她讶异于这花叶竟是白天伸展、夜间闭合,那看似自然的日掉夜阖,却让她无厘头地想到人生就该能屈能伸,身陷命运的暗夜,即使前路都闭合不通了,但我屹立不倒,就终能让生命之树再绽新枝。

雨过初霁,万物都像被漂洗过一般亮洁醒目,空气中飘逸着草木之馨香,驻足于合欢树下,灼灼绒花在风中摇曳,我在凝眸静望中似乎又看到我那穿着警服的父亲推着轮椅上的我,想起那句“有爸在,我闺女的天就塌不下来”,一下子让我涕泪横流……

□太仓李仙云

方寸豆腐化红笺

□如东蔡时雨